

【共享记忆】

再游菏泽



□岳灿

近来小雨淅沥，秋凉之感颇深。在老家，玉米长有一人多高，也少去看了。生活像航帆，飘摇在季节的波涛中。王维《终南别业》中写：“中岁颇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”读来，真意味深长。

菏泽城，小时候觉得很遥远，距我出生地有一百多里地，是遥不可及的地方。到了外出求学的年纪，也都是搭车去，多是匆匆从车站路过，换乘一班车，再去往他处。我们常说远方，多远算是远方呢？对于一直生活的村庄，隔上两三个村落，就不常去，虽知道名字，但也不常去，便是远方。因为家不在那里，亲朋好友不在那里。人们定居一处，往往要生活几年，才能逐渐熟悉。

上周，去菏泽，游历曹州书画院、曹州古城、杨湖酒厂、菏泽市博物馆、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。五站曾去过后两站，这次前三站也得机会转转。由于时间比较紧凑，走马观花而增一丝阅历。专门查找了一番有关菏泽的诗句，多与牡丹有关。像唐代张又新、皮日休，也写有关于牡丹的诗句，还有一篇文章是汪曾祺的《菏泽牡丹》，原来他也曾到菏泽来赏过牡丹。

秋风袭来，阵阵清凉。北宋苏轼的《西江月》写道：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？夜来风叶已鸣廊，看取眉头鬓上。酒贱常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，把盏凄凉北望。”文人抒情，自古使然。秋风落细雨，新凉绕心头，看柳丝飘荡，空气一改往日暑热。第一站，曹州书画院，院子里有一缸莲花，上有石刻金鱼，静静地看着往来游人。绕过一条小河，有长长的碑林，其中有臧克家的墨迹：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

二月花。

车过曹州古城，停在路旁下车。古之韵味扑面而来，永安塔矗立青年湖中，泰宁桥上雕刻十二兽首，寓意太平安宁。不远处还有一座牌坊，上书“甘棠遗爱”，是纪念明代曹州知府范希正的。从桥上下来，右手边有一座关帝庙，门外有游人闲玩。

到杨湖酒厂时，已近上午十一时。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酒文化一直流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。酿酒工艺在各地都有传承，在杨湖酒厂，只见窖藏酒缸陈列在地下。登楼梯到另一处，还有比较宽敞的晒酱厂。几个工人正在忙着搬运，另外车间里也有几个工人，我们素不相识，却在这里相遇，他们忙碌的生活和我可能有些许相似，他用流水线上标签记录整装待发的瓶装酒，而我用键盘上的字母，拼出一个个汉语词汇。

第四站是菏泽市博物馆，也是臧克家的题字。东展厅有元代沉船，气势恢宏，距今有六百多年。馆里的剪纸展厅令人印象深

刻。一个个镂空字不是书写的，而是匠人用剪刀巧手剪出来的，那一刻，剪纸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同行的文友也是各有本领，有人擅长古诗词，有人会书法，有人能绘画，有人能剪纸。艺术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。博物馆所能提供的展品记录了曾经的那些年代，人们默默地生活，他们用自己的技艺谋一份生活。比如：烧制一个瓷器，雕刻一把木剑。

在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，我看到的是一座曾经在战火中燃烧的菏泽城，纪念馆分星火之火厅、浴血抗日厅、平原逐鹿厅、革命儿女厅。在展厅里，一件件文物呈现过往历史，泛黄的纸页透过玻璃显现，那些翻旧的书页背后是曾经彻夜苦读的人，他们用自己的意志和鲜血建设激荡岁月中的菏泽城。

秋天已至，此刻秋风吹起纸页，也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认识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【原乡切片】

雨后山有意

□刘云利

依山而居，诗意安然。一个周末，一场秋雨过后，我独自登上通神山，观山林之色，赏山林之花，听山林之声，享山林之趣。

初秋时节，闷热依旧，简装出行，无拘无束。从山脚下抬头仰望，山色如黛，烟光如缕。我从西坡沿着台阶拾级而上，一入山林，绿意浸染，矮小的灌木依旧青翠，高大的乔木依旧绿意盎然。树木的种类杂多，松柏、刺槐、櫻树、麻栎等等，都在倔强地抒散着一年中最厚重的那抹绿色。

如果万绿丛中有一点红的话，应该更惬意吧。天公作美，在西面山麓的道路旁，栽种着四十多棵紫薇，盛夏初秋，紫薇花开，花团锦簇，明艳绚丽，或如朝霞，或如雪玉，微风轻拂，摇曳多姿，淡淡清香，沁人肺腑。盛开的紫薇花，本身足以惹人爱怜，再配上这漫山遍野的绿色，不失为一种稀缺的美，令人疼爱不已。

穿过紫薇花径，来到西北山麓，继续沿着青石台阶上行，清晨林间阴翳的清凉透彻心扉，顿觉雨后的空气清新怡人，真如一处天然氧吧。

不知不觉，来到西北角的炮台，断壁残垣掩盖不了往昔的威武，站在炮台上极目远眺，美丽的芝罘岛醉卧海湾。只是，如今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挡住了部分视线，曾经一览无余的芝罘湾被遮住了半边脸。

游览山林，我喜欢听山林之声。诗人籍说，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清晨的山林好似奏响一曲欢乐的乐曲。茂密的树林中，有秋蝉的鸣叫，入秋的蝉已没有了夏日的喧嚣，底气稍显不足，恰如词人所说“寒蝉凄切”。草丛中有虫鸣，隐匿其中，无法发现它们的“庐山真面目”，但我仍然挚爱虫鸣。因为这是儿时熟悉的声音，那时住在村庄，秋意渐浓，秋虫声起，声鸣不绝。每当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就仿佛回到天真烂漫的童

年，回到生我养老的故土。从美学意境上说，算是思乡的旋律吧。

诗人常建云，“山光悦鸟性”。高大的树上有清脆的鸟鸣，在遮天蔽日的树冠里发出“啾啾，啾啾，嘎，嘎，嘎……”的声音。由于我对鸟的种类知之甚少，对鸟鸣格外好奇，就想一睹芳容，但我在树下站了足足十几分钟，也没有发现鸟的身影，甚为遗憾。于是，我用手机记录下鸟的鸣叫，或许哪天能够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吧。

山脚下的平台，是一个极具乐趣之处，有踢毽子者，有练太极拳者，有打球者，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与这清幽的山林相映成趣。

归途中，想起唐代田园诗人王维的《山居秋暝》，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。”我也是在雨后，也是在初秋，只不过是清晨，没有清泉，没有渔舟，但也无妨，同样的清幽，同样的意境，同样的惬意，一场兴致盎然，一种志趣饱满，这样已然足矣。

【四季零墨】

秋窗露痕新

□刘善磊

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，夏的尾巴还在空气里晃荡呢，秋就悄没声儿地来了。我这人，平时就爱窝在家里，瞅着窗外那点变化，感受节气的更迭。

天刚蒙蒙亮，我已经醒了，在床上翻来覆去没啥睡意。突然想起昨天邻居老张送来一筐新摘的梨。老张这人特实在，抱着梨过来，一边递给我一边说：“秋梨最润肺，这时候吃正好，你尝尝。”我笑着接过，还跟他唠了几句家常。想着这梨，我一骨碌爬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棂上，不知啥时候冒出一溜儿露水痕迹。它们不声不响地趴在那儿，就像一群偷偷跑出来玩的小娃娃。看着它们，我想起老张家那淘气的小孙子，上次来我家玩，一大早就在窗户上按了好多小手印子，跟这露水痕迹似的。

我凑近了瞧，这些露水痕迹大小不一。有的大点儿，占了窗棂一小块地方，圆滚滚的，看着挺饱满，就跟妻子昨天从超市买的苹果一样，红彤彤的透着甜。我记得妻子买回来的时候，还跟我说：“这苹果可甜了，你尝尝。”有的小点儿，就那么细细的一滴，紧紧贴在窗棂上，好像生怕掉下去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母亲别在我衣襟上的珍珠别针，也是这么晶莹剔透。那时候我可爱美了，天天戴着那别针在小伙伴面前显摆。这些露水挨挨挤挤的，有的还连成了一小串，像一串迷你版的珍珠项链，又像是妻子晾在阳台的蒜辫子，一个个白胖胖的蒜头挨在一块儿。上次妻子晾蒜辫子的时候，还跟我说：“这蒜可新鲜了，留着冬天吃。”

我忍不住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窗棂。指尖刚碰到，就感觉一阵凉意顺着手指头往上蹿。这凉，不扎人，清清爽爽的，就像秋天第一口咬下去的脆苹果，透着股子新鲜劲儿。昨天傍晚，隔壁的小伙子骑着电动车送快递。要是搁上月，他天天热得汗流浹背，衣服都能拧出水来。可昨天我碰到他，发现他额头上都没汗珠了。

眼前的露水，被我的手指一碰，就顺着窗棂往下流，在窗台上留下了一道道湿漉漉的印子，就像我家孩子小时候用毛笔在纸上画得歪歪扭扭的曲线。那时候孩子画画可认真了，虽然画得不好看，但那股子劲儿特可爱。

透过这满是露水痕迹的窗户，往外一瞅，院子里的景儿也变了样。前些日子还绿得发亮的树叶，这会儿有的已经泛黄了。风一吹，叶子就沙沙地响，像是在互相说着秋天的悄悄话。楼下王阿姨正在院子里晾晒新做的棉

被，一边拍打着被子一边对老伴说：“得抓紧晒晒，天说凉就凉，别到时候盖潮乎乎的被子。”地上也有了落叶，横七竖八地躺着，像是给大地铺上了薄薄的花毯子，又像是调皮的孩子撒了一地的糖纸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也爱在地上捡那些好看的糖纸，然后夹在书本里当宝贝。

秋啊，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来了。它不像春天那样，带着满世界的花和热闹劲儿；也不像夏天，热得人直冒汗，到处都闹哄哄的。秋就是安安静静的，带着点沉稳和内敛。这窗棂上的露水痕迹，就是秋给咱家送来的小信儿，就像每天早上准时出现在门口牛奶箱里的鲜牛奶，悄无声息却从未迟到。

我坐在窗边，就这么看着、想着。小时候，听老人们说，节气变了，大自然就会有各种信号。母亲总是在秋后开始腌制过冬的咸菜，院子里摆满了一缸缸的蔓菁疙瘩。有一次我还帮母亲一起腌，结果弄得一身都是咸菜味儿。父亲则会从里间屋翻出厚衣服，一件件晾在院子里。有一次父亲晾衣服，不小心掉了一件下来，正好砸在我头上，把我砸得晕头转向。这窗棂上的露水，就是秋天到来的一个信号。以前没太在意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倒觉得这些小变化里藏着大学问。

太阳慢慢升起来了，光线越来越亮。窗棂上的露水痕迹，开始一点点变少。有的露水，被阳光一照，就变成了水汽，飘飘悠悠地升到空中去了。楼下传来卖烤红薯的吆喝声，那辆熟悉的三轮车吱呀呀地碾过路面，空气中隐约飘来甜香。上次我买烤红薯，还跟卖红薯的大爷聊了几句，大爷特别健谈，跟我说他卖红薯都卖了好几年了。我望着露水消失的痕迹，心中有点感慨。这露水啊，就像咱们人生里的好多事儿，来得突然，去得也快。昨天还在穿短袖的孩子们，今天就换上了长袖校服；上周还在卖西瓜的摊贩，今儿已经改卖糖炒栗子了。但它们来过，就留下了痕迹，就像这窗棂上的湿印子，虽然会干，可咱知道，它们曾经在这儿待过。

眼瞅着露水痕迹都快没了，我也站起身来。不过这秋窗上的露痕，已经在我心头刻下了印记。我知道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这窗棂上还会有不同的变化，妻子会开始给外孙织毛衣，书房里的书页会因为湿度变化而微微卷曲。就像这节气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带着大自然独有的节奏。我呀，就守着这扇窗，守着这家居的小日子，把节气的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

（作者为临沂市作协会员，高级教师）